



風 嘯 長 寧

壹

碎石 著
剑网3项目组

一醉江湖三十春，焉得
半刻解，平生亦有

风啸长宁·壹

碎石，剑网3项目组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本小说改编自《剑侠情缘网络版叁》网络游戏。

版权归西山居所有，未经西山居授权，任何人不得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本产品进行修改、制作、销售、复制、伪造等或任何其他类似行为。西山居保留所有对任何侵权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啸长宁·壹/碎石,剑网3项目组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133-1941-6

I. ①风… II. ①碎… ②剑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245号

风啸长宁·壹

碎石,剑网3项目组著

策划编辑:陈曦

责任编辑:陶凌寅

责任印制:李珊珊

装帧设计:阿鬼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13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2月第一版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941-6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西山居副总裁、《剑侠情缘网络版叁》制作人 郭炜炜

我一直觉得出版《剑网3》官方小说是一件奢求的事情，这几乎已经是多年的执念了。

今梦想成真，幸甚幸甚。

在开始做《剑网3》的时候，我便踏上了一段寻“侠”的漫漫长路，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来就是十二载。

最早进入游戏行业时就发现网络游戏剧情并不简单，因为在网游中根本没有主角这个概念！以前喜欢的武侠小说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单机游戏也好，都是以具体故事形式展现给观众，让读者与主角感同身受，全部情感也都寄托在主角身上，通过曲折的故事线和情感交错让人对整个江湖联想翩翩。但主角叙事的方式却无法带入到网游世界里，因为在这个武侠世界中，玩家成千上万，没有谁是真正的主角，没有绝对的你

错我对，甚至没有小说中那么分明的善恶。也许“侠”是种很微小的体验，对于网络游戏中的每个玩家而言，“侠”都是不同的。在网游里的武侠是去体验设计好的故事呢？还是和别的玩家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故事呢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两种方式哪种更迷人，我也相信各有各的独特与精彩。

但很多时候，网络游戏更加注重的是玩家间的交互，这导致大家都忽略了游戏本身如何让玩家去了解这个武侠世界的“扮演规则”！在初期创造《剑网3》这个江湖的时候，我们创造了很多不同的势力（这些势力有的变成了门派），也是因为这些势力让游戏世界的武侠元素逐渐丰富起来。创建这些江湖势力时，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挖掘这些势力和对应人物的信仰。可以说就是由这些势力和人物的信仰组成了《剑网3》江湖基础的骨络经脉。

在过去几年中，我在面试新人设计师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：“你觉得超人和我们中国武侠中的大侠有什么不同？”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是对东西方“英雄”文化差异的解读，没有正确答案。但作为华人，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个是武侠，而那个是超人，无论在影视还是小说还是游戏作品中，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点滴，被深藏在我们心底。

天策的金戈铁马，铁骨铮铮；

少林的古案青灯，舍身入世；

丐帮的幕天席地，逍遥坦荡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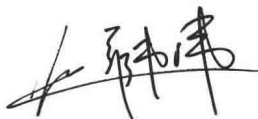
长歌的剑胆琴心，相知莫问；

.....

这十二年来寻侠的路上并不孤单。和大家一起创造了《剑网3》江湖和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，我深信这完全得益于中华海纳百川的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历史，这些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
我希望通过《剑网3》系列人物传记小说的出版，能对这个江湖中的部分角色诠释一二，也希望能有更多极具才华的玩家参与其中，一起构建这个几乎永无止境的武侠世界！

武侠是个永恒广阔的话题，任何一部作品都难以偏盖全去探其本质。但我希望玩家也好，读者也罢，都能在《剑网3》的世界中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武侠——因为这江湖早已流淌在我们血脉之中！

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belonging to the author Guo Wei.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expressive,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left.

第一章

手还未接触到门，仿佛有气息一般，门“嘎吱”一声响，自己向内开了。

王遗风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……

多么熟悉的气息。

他慢慢走进房间。房间正中的桌子上，点着一盏油灯。灯火如豆，颤颤巍巍，隐约照亮了文小月的脸。

她的脸精致得如一尊温玉，圆润的脸颊，散碎的刘海，樱桃小嘴红润依旧，嘴角微微上翘，那笑意如春风一般，无声无息就让四周愈加温暖。

王遗风凝视着这张脸，如同无数个夜晚，站在桃香楼院墙外那般凝视着。似乎被文小月的笑容感染，他也会心地露出一丝微笑。

灯火太小、太弱了，仿佛随时都会熄灭。除了桌子之外，

这房间的其他部分都躲藏在黑暗之中。

王遗风屏住呼吸，生怕出气稍微粗一点儿，就会吹熄油灯，而文小月的脸庞也将消失在黑暗中。他的脚步既轻且重，轻则连一丝微尘都扬不起来，重则绵绵如巨石压腐草，一脚下去，就让本来松软的楼板被压紧，不会发出一丝声响。

这样走路，简直比与高手交战更耗内力，但王遗风一步也不马虎，一直走到正对桌子的暗处，才轻轻拉过凳子，悄无声息地坐下。

正对着小月那张永远灿烂的笑容。

没有茶水，也没有平日里莺莺燕燕的声音，王遗风却觉得此时此刻才是最最宁静、最最幸福的时刻。他举起右手，隔着极遥远、极遥远的距离，隔着生生死死的轮回，凭空抚摸小月的脸。

但……似乎总有个地方不大对……

王遗风微微皱起了眉。

究竟哪里不对呢？

王遗风歪着头看，眯着一只眼睛看，甚至单手支撑着，倒转身体，以一个极其怪诞的姿势来看。

还是看不出哪里不对。

小月的三个弟弟从三个方向注视着这一幕，都沉默不语。他们那稚嫩、与世无争的笑声却在王遗风脑子里响起：“嘻嘻……哈哈……”

王遗风生气了。他不能容忍有一丝一毫的瑕疵，特别是

小月。

在这万籁俱寂，在这整个世界仿佛都已死去的时刻，在这堪称完美的时刻，怎么能容忍这种“不正常”的感觉存在？

王遗风站起身，一脚跨出，不多不少，刚好一尺。他把脚尖轻轻放下，无声无息地把自己身体往前拉了一尺，定睛再看。

小月淡淡的笑容，在灯下如同一朵昙花。仿佛刚刚才绽开，又仿佛随时可能消失不见。

看出来……

王遗风看出来……

是小月的眼睛。

她那原本明艳如秋水的眼眸，此刻却是灰暗的，苦涩的……

王遗风一瞬间就找到了原因所在——光，是光！灯光太黯淡了，无法映照出小月眼眸里的神采！

对、对对！一定是这样！

王遗风闪身出门，须臾，再一次进来时，手上拿着两支巨烛。他点燃了巨烛，房间里顿时亮堂了许多。他把巨烛放在小月旁边，精心地调整距离，既不太远也不太近，务必让巨烛的光温柔地、均匀地洒在小月脸上。

真是美艳啊！

往常王遗风只觉得文小月恬静、从容，一如静静开放的山茶花。然而此刻在巨烛的映照下，她的嘴唇红得几乎要滴出血

来，而脸颊却白得仿佛失去了血液，脸上的每一根青色血脉都清晰地显露出来。一红一白，美艳得不可逼视。

王遗风怔怔地看着，不一会儿，又怔怔地流下眼泪。三十一年的人生，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完美的事物，如此坦坦荡荡地、没有一丝一毫愧疚地坐在自己面前。

这是完全属于自己的、真实的存在……

等等……还是有什么不对劲。

王遗风蹲下身体，与小月的眼睛保持平行，注目凝视——是了！她的眼眸里，失去了往日如星辰般闪耀的光芒！

是了！一切都明白了！

是了！

王遗风哈哈大笑，举手朝头顶拍去。“啪啦”一声巨响，屋顶被他的掌力打破了一个偌大的洞。大片的碎木和瓦片飞落下来，王遗风双手连拍，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掌力屏障，将落下来的事物一一打飞。他连催掌力，挥动袖子，连浮灰都被他悉数扇开。

小月脸上的表情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但她的整个脸庞，却散发出了一层银色的辉光。

那是头顶白花花的月光投射进来，投射在这张破旧的木桌上，投射在文小月那乌黑的弯月鬓、在微风中颤颤巍巍的金步摇、长长的睫毛、业已凝固的眼珠和鼻梁上。她眼眸里，依稀映照出星星点点的光芒……

王遗风再一次深深凝视着这张光彩夺目的脸。

哈哈，哈哈……

是谁在笑呢？

笑得如此艰难，笑得如此狼狈，笑得如此歇斯底里丧心病狂。

哈哈，哈哈！

王遗风双臂一展，腾身而起，蹿出破洞，落在屋顶的青瓦上。青瓦被月光照亮，惨白如霜降。

哈哈，哈哈哈哈！

王遗风手臂一伸，陡然间仿佛长了一倍，拍到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西北四杰之一岳泽的胸口。岳泽右手的刀早已举起，只需轻轻一挥，就可将王遗风的手臂斩断。可是王遗风掌内的冰寒之气透入他的体内，刹那压住了他的奇经八脉。岳泽连一根指头都动弹不了，无力地举着刀，歪斜着身体，脖子伸长，僵硬地站着。

“王遗风！”三丈之外，岳泽的师兄、西北快剑门掌门胡云厉声喝道：“你这衣冠禽兽！竟然为了私心，残害文家姐弟四条人命，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了的！”

噗——

王遗风手不动，腕一震，仅仅是劲力一吐，岳泽背部顿时凸出拳头大小一块，那是肺叶心脏等俱被震碎，向后喷出所致。岳泽吐出一口鲜血，仰天倒下，僵直的身体顺着屋顶滚落，碾得瓦片噼里啪啦乱响。

周围刷刷刷三处剑风作响，剩下的三人分作三个方位站

立，都是又惊又怒。

西北四杰里最年轻的汉庭轩喝道：“王遗风！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但我快剑门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今日哪怕全死在这儿，也不会让你为所欲为！我问你，文家姐弟与你何怨何仇，你竟下如此毒手？”

王遗风不看他，抬头看天。天穹顶上浓云翻卷，高空的风一定很猛烈。圆圆的、白花花的月亮即将被云雾遮蔽，光开始暗淡下来。

岳泽的鲜血喷在王遗风肩头、胸膛上，他的脸却仍然干干净净。王遗风出身大家门阀，随时都是雍容矜持的气度，然而站在他正面的胡云却看见了他脸上的泪珠。

不对……

胡云脸上肌肉抽动了一下。

不是泪……从王遗风眼睛里留下来的，是两行暗红色的血……

血一滴一滴流到下巴，继而点点滴滴地落下来，沾湿了王遗风胸前的衣襟，他却毫不在意，就那样坦然地在三个陌生人面前流着血，流着泪。

胡云感觉自己的背脊降下一股寒意，仿佛冰川从头顶慢慢碾过。这份恐惧甚至不是关于自己的生死，因为对方显露出来的无形杀意，那岂是只肯杀一两个人才有的杀意，而是誓将毙敌数十上百人的决绝。那一瞬间，胡云看见王遗风脚底涌出无数骷髅，源源不绝，好似幽冥黄泉之水，将王遗风越托

越高……

胡云的师弟，快剑门里年纪最大的庆升手中长剑一抖，喝道：“师兄，别跟这魔头啰嗦，杀了他替三师弟报仇！”

“快……走！”胡云从牙齿缝里挤出两个字。

“什么？”汉庭轩大怒：“大师兄，三师兄的仇不报？这贼子如此灭绝人性，我今日纵使万死，也要跟他拼一拼！”

庆升也道：“大师兄，我们跟他拼了！”

胡云心中无声地叹息着，紧紧地咬住嘴唇，咬得下巴鲜血淋淋，他也浑然不觉。

这个时候，王遗风幽幽开口道：“你们可知什么是真？什么是美？”

“贼子！你还有脸说什么真，什么美？”汉庭轩是陇西汉家子弟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是西北武林难得的文武全才。汉家与山东王家向有来往，是以汉庭轩也听说过王遗风自幼被红尘派严纶带走学艺之事。他面对王遗风毫无惧色，喝道，“子曰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！又曰：《韶》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《武》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习武之人，也当以此为戒，谨守礼法，方可天下太平！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真与美？！”

王遗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错了。全然错了，完完全全、彻头彻尾的错了。”

他朝汉庭轩伸出拳头，慢慢地伸直一根指头：“恶，才是真。善，永远是假。古往今来，以善为名，行卑鄙之事，数不

胜数。久远如武王伐纣，明明是趁着纣王用兵于东夷，无暇西顾，才被周国偷袭朝歌得手。却被周公名为以德伐恶之战，岂非荒谬？近时如高祖太子建成，本聪慧明睿，仁心厚德之人，只因玄武门之时，被太宗射杀，就被冠以恶德之名，从此成就太宗的仁德，岂不荒谬？”

“你……简直胡说八道！”

王遗风摇摇头：“世上事便是如此，凡所谓大善大仁之举，背后皆是虚伪。唯有真正的恶者，才是真实存在，大奸大恶，纵横天下，如曹孟德，千古一人也！”

他说着，又慢慢伸直了第二根指头：“死亡……”

他说到这个词的时候，顿了良久，才继续道：“死，才是美。人生匆匆，无时无刻不处在挣扎求存之中，无时无刻不焦躁不安，惶恐纠结。强者争权夺利，今日荣华至极，明日就沦为囚徒，身死族灭；弱者挣一口糠饼，求一席破被，不知何时死去，尸骨不存……唯有死的那一刻，才是永恒，才永不会再被俗世所困。所以……你们瞧啊……”

王遗风低头，透过楼顶的破洞向下望去，眼中闪着惊喜、柔情的光芒，低声说道：“多美……多么美丽……”

胡云对庆升使个眼色，要他跟自己一起上。庆升刚点了点头，却听汉庭轩大喊一声：“你们快走！”手中长剑一挑，霎那间挑出几十个剑花，合身朝王遗风扑去。

西北快剑起于北魏初年，原是陇西李家的一支旁门所创。名虽为快剑，但身法上偏偏最讲究从容二字，乃是以极快速的

调、刺，逼得对手身法破坏。

当年起家的胡老爷子横行西北的时候，号独石翁，就是因为哪怕与几十人比斗，也是这几十个人被他的剑气逼得上蹿下跳，而他始终不移一步，仿佛石翁，一人抽动几十个陀螺旋转。

汉庭轩虽然年轻，武学造诣上并不输于二师兄庆升，平日里行侠仗义，是西北快剑门这几年闻名于中原的第一人。胡云见他舍弃一切身法，上来就使最凶狠决绝的“投石入潭”，知道他决心要牺牲自己，不禁大叫：“不要……”

“要”字刚出口，只听“叮”的一声轻响，跟着“噗”地一下，汉庭轩和王遗风身体同时僵住。汉庭轩舍弃一切掩蔽，长剑直指王遗风胸前要害，乃是快剑里极少有的以命搏命的杀着。王遗风竟然不避不闪，右手也直直探向汉庭轩胸口。

汉庭轩的剑尖接触他胸口时突然一顿，仿佛刺中什么赤金之物，剑身立时弯曲，沿着王遗风身体滑开，穿破他腋下衣服，直透后背。

与此同时，王遗风手掌快得几乎看不清，只听“啪啪啪啪”数声闷响，汉庭轩慢慢后退两步，七窍流出血来，显然内脏已全被震碎。在胡云和庆升的狂叫声中，他直直往后翻倒，悄无声息地向下坠落去了……

“四弟！”胡云喊得声嘶力竭，因为极度恐惧和愤怒，胡云手足颤抖，剑身咯咯咯地抖个不停，却一寸也递不出去。

“凝雪功！”离得远些的庆升喊道，“他以凝雪功凝结衣服

上的水，阻挡了四弟的剑！他……四弟本来有……”

他没有说完，胡云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。汉庭轩以“绞”字诀刺王遗风，讲究的是巧劲，如绣针穿锦绣，一开始不着一丝力，直到穿透皮肉，才陡然震动，巨大的搅动之力就能让王遗风心脏碎裂，大罗金仙也救不了。

汉庭轩却没料到王遗风胸前被岳泽的血泪沾湿，瞬间被他冻结成极薄的一层冰，小孩子用指头也能捅破。但王遗风看穿了汉庭轩的剑尖来势，无论时机与角度均拿捏得分毫不差，只是微微一侧身，在剑尖最柔软之时让它刺在冰层上，立时将其弹开。

就这么电光火石的一瞬，王遗风已拍碎汉庭轩所有内脏，一击毙命。

胡云只隐约听汉庭轩说起过王遗风的名头，却没有料到他的功力竟纯粹如斯。连着两下看似毫不起眼的进攻，全身上下无一处不是精确计算，无一个动作不是精简从容到了极点，让人别说抵挡，连从何处抵挡都不知道。

西北四杰今日必然死在这里了……西北快剑门终于也要毁在自己手里了！胡云全身冰凉，恍惚了一下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却见王遗风不知何时已站在自己面前。

“老二！”胡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，

仿佛为了回答他，庆升的身体在屋檐上腾空而坠，下落时撞到院子里的枇杷树，压得树枝噼里啪啦的乱响。庆升还没死透，发出咕咕的声音，王遗风的手定是震碎了他的奇经八脉，

让他毫无挣扎地跌落下去，要等到最后一口气吐尽，最后一滴血流干，才能真正死去。

胡云顿了片刻，忽然手一松，长剑当啷一声落下。

王遗风道：“你不拿剑，也是个死。”

胡云嘿嘿一笑。王遗风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，刚才从胡云身上感受到的恐惧之情，随着这一笑竟然消失不见。

王遗风的手伸向胡云，直到抵上他的胸口，胡云始终纹丝不动。王遗风只要掌力微吐，就能立即震碎胡云心脏。

他的掌力刚要吐出，忽听不远处传来一声女子的惨叫。这一声刚落，又是一声惊呼响起，离那女子并不遥远。

王遗风凝劲不发，侧头看去，只见几十丈外，轰地腾起一团火焰。他记得那个方向是街对面的米店。这一股火窜得好高，顷刻间就蔓延开来。除非有人事先泼了油脂，否则绝不可能如此快的燃烧。

他还没想明白，突然之间，四周大呼。有女人的惨呼，有男人的嚎叫，有小孩的啼哭……间中夹杂着兵刃相击之声，鲜血喷溅之声，肌肉骨骼破裂之声……

到处都是屠杀，到处都是火……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火同时燃烧起来呢？王遗风目力所及的范围内，无数的火球跳跃着，顷刻就变成一团烈焰。原本在高空呼啸的风也来趁火打劫，它们俯冲下来，猎猎作响，于是这些烈焰和着风声发出更加愤怒的呼喊，呼啦啦呼啦啦地咆哮着，朝着所有能被触及的方向延伸……